

世界

名著

羊脂球

[法] 莫泊桑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羊脂球

[法] 莫泊桑 著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羊脂球）

责任编辑: 王亦农

封面设计: 顾与孟

出版: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0431—5638766)

发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印刷: 武汉长江日报社印务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61.5

字数: 3500 千字

版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7—5601—2864—5/I • 168

全套定价: 248.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

目 录

羊 脂 球

羊脂球.....	1
遗产.....	51
项链.....	140
一个女雇工的故事.....	152
一家人.....	176



羊 脂 球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法国与普鲁士两国统治集团为争夺欧洲霸权而发动了普法战争。

1870年7月19日，拿破仑三世向普鲁士宣战。但法军一开始就接连吃败仗，溃不成军。

一连好几天，在法国西部的近海城市卢昂，溃退下来的军队陆陆续续穿城而过。那哪算什么队伍，简直就是一盘散沙似的游牧部落，一群群乌合之众。

他们既没有军旗，也分不清团的番号，一个个穿着破烂不堪、显得脏兮兮的军服，脸上的胡须又乱又长，起码有十天、半个月都没洗过脸。

他们一个个无精打采，懒洋洋的，带着疲倦的姿态，步履蹒跚地向前走着。他们的大脑中一片空白，迟钝得既想不起一点什么，只是由于走惯了路习惯性地向前走着，似乎一停下来，身子便会累得立即倒下似的。

这些人当中，绝大部分是战时被动员后征召入伍的平民，应该说都是些爱好和平、安分守己、安静度日的人，现在却被枪支压得直不起腰来。还有一部分是地方的民团，他们的情绪极不稳定，爱冲动，容易胆怯，既易慷慨激昂，准备冲锋陷

• 1 •

羊
脂
球



阵，又易受惊吓而害怕，随时准备开小差当逃兵。

在这两类人中间夹杂着几个穿红裤子的正式士兵，那是一场大战役里被粉碎的一个师团的残余；好些垂头丧气的、穿着深暗色的炮兵同这些种类不同的步兵混在一起；偶尔也看见一个顶着亮晶晶的钢盔、拖着笨重脚步的骑兵，十分吃力地随着步兵比较轻松的步伐朝前挪着。

紧接着过去的是一些义勇军队伍，他们各自打着十分英勇的旗号：如“战败复仇队”、“墓中公民队”、“视死如归队”等等，显得十分壮烈，却带有土匪的神气，颇有江湖味道。

这些队伍的首领大都从商，有的从前是呢绒商人或者粮食商人，有的本是歇业的牛羊油贩子或者肥皂贩子。

战事发生以后，他们纷纷弃商从军，当上了临时军人，只是因为他们有钱，有长胡子，甚至因为说话嗓门高，就被任命为军官。

瞧他们那副神气样：上下穿的是法兰绒制服，全身满佩着武器，到处都镶有金线；说起话来声响震耳，高谈阔论，分析军情，讨论作战计划，不时用夸大的口吻自吹自擂，自以为垂危的法国只有靠他们这群大言不惭的救世主，才可起死回生。不过，他们有时候也惧怕自己的部下，因为那原是一些亡命之徒，常常过于勇猛超群，又惯于打家劫舍，是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

满城的人都人心惶惶，据说，普鲁士军队很快就要开进卢昂城了。

两个月来，本地保安队一直在附近森林中小心谨慎地侦察敌人。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有时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哨兵；有时遇到一只小兔子在荆棘丛中穿行，他们也如临大敌，便准备作战，简直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而如今呢，却全都逃回到了自己家里。连武器、制服以及他们当初在市外周围12公里一

带的国道边用以吓唬人的凶器，现在都一下通通不见了。

最后一批法国士兵总算渡过了法国西北部的塞纳河，预备从圣赛威尔镇和阿沙镇转到奥特玛桥去；走在最后的是位将军，他拿这些乱糟糟的残兵败将毫无办法，万念俱灰地摇了摇头，“唉！真是奇耻大辱啊！”一个惯于打胜仗的民族竟遭遇了这样的惨败而崩溃，英勇昭著的拿破仑帝国竟败得不可收拾，将军身处其中也是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他已不抱任何希望，由两个副官陪他左右徒步走着。

不久，市区便笼罩在一种阴沉的宁静的气氛和一种令人恐怖、惶惶不安的寂寞等待的忧虑中，许多做生意做得头昏脑涨的富翁和那些大腹便便的小市民忧心忡忡地等待着战胜者。他们战战兢兢，惟恐普鲁士士兵把他们用于烤肉的铁杆和斩肉的大刀也当作武器来看待，一想到这里，他们都不免会浑身发抖。

空气好像凝固了，生活像是停止了，店铺全关上门，街上鸦雀无声。偶尔有一个胆怯的市民，慑于这种可怕而阴沉的寂静，沿着墙边迅速地溜过。

唉！等候期间的这种焦躁不安反使人们希望敌人早些到来。

就在法国军队完全撤退的第二天下午，不知从哪儿钻出来三五个普鲁士的长矛骑兵，急匆匆地穿城而过。一会儿工夫，从圣加德磷的山坡上就涌来了黑乎乎的一大片人，与此同时，在通往达纳答尔和L瓦纪耀姆的两条公路上，也出现了两股大队人马正在入侵。而这三股部队的前哨正好在市政府广场上会师。随后，德国军队的主力也从附近各街巷陆续开过来，一个营接着一个营，整齐、生硬的步伐踏得街石囊囊地响。

一阵陌生的、喉音很重的口令声，沿着那些好像无人居住、死气沉沉的房子升向天空。而在每栋房子的关着的百叶窗后面，却有无数只惶恐、敌视的眼睛窥视着这些入侵者。

这些依据“战争法律”的胜利者，现在有权主宰全城主人



的生命和财产。

而关在晦暗屋子里的居民们，一个个惊惶失措，如同碰到了滔天的洪水泛滥和毁灭性大地震，就是绝顶聪明、体壮如牛的人，在这种灾难面前也显得无能为力了。因为每当一种事物的旧秩序遭到摧毁时，安全就不复存在了，每当人为的法律和自然法则所保护的东西听凭一种无意识的残忍暴力来摆布时，人们就不免会产生这种感觉。

毁灭性的大地震把整整一个民族压死在倒塌的废墟中；汹涌而至的洪水泛滥，使淹死的人畜和冲毁的房屋一起顺流而下；而战胜者一到，便要屠杀那些自己奋起抵抗的人们，以腰刀的名义大肆抢劫，以大炮的声音向神灵表示谢意。所有这些都是极可怕的大灾难，使人类无法再相信上帝的公道正义，再信赖上天的保佑和人类的理性。

于是，在每所居室的门外，都有分散的入侵者在敲门，他们要在这里驻扎。战败者对战胜者的义务从此开始，这就是入侵以后的占领行为。

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城里人的初期恐怖似乎消失了，一种新的宁静气氛又建立起来。在许多市民家里，入侵者的将领们与主人们同吃同住，军官中偶尔有些人也颇有教养，显得文质彬彬，还富于同情心，常替法国叫屈；他们常常在饭桌上说，自己尽管参加了这次战争，但对战争却十分厌恶。由于这种感情，市民们当然很感激，开始由不情愿款待到主动热情地款待这些军官。

何况，说不定哪一天可能还需要他们的保护哩！把军官敷衍好了，也许可以少负担几个兵士的供养；这些市民的理由很充分，既然一切都要听凭入侵者的摆布，又何必去得罪他们呢？如果真要和入侵者作对，也无非表示你大胆冒险，不能算真正的勇敢。

何况这时的卢昂市民们已没有那种大胆冒险的毛病，不像

十五世纪初叶，卢昂市民英勇抵抗英王亨利五世、保卫城池的光荣时代了。

终于，他们又从法国人自己处世的礼法中演绎出一条至高至上的理由：只要不在公开场合与入侵者表示亲近，那么在家里与军官们客客气气原是允许的。所以在室外彼此都很陌生，而在家却很高兴地在一起说说笑笑。

而住在家的那些德国军官，每晚待在壁炉旁边跟大家一起烤火的时间也就更长了。

卢昂市区慢慢恢复了它的平时状态，可是法国人还是不大出门，不过普鲁士士兵却在街道上来往穿梭。那些穿蓝军服的骑兵军官，虽然盛气凌人地在街面石块上拖着他们长长的军刀走向咖啡馆，可是，他们对普通市民的那种蔑视神情，也并不比去年在这些咖啡馆喝酒的法国步兵军官更为明显。

战胜者为维持军需开支，开始向战败者要钱，而且狮子大开口，居民们无奈只好如数照给，当然，他们原也很有钱。不过一个诺曼底大商人越是富裕，越是害怕这种牺牲。他们十分痛心地看着自己财产的一部分慢慢转到入侵者的手中，却无可奈何。

然而，战败者对战胜者并非都那么驯服，甘心情愿做亡国奴，有些人总在悄悄地反抗着。

在市区下流 10 公里左右的河里，靠克鲁瓦赛、狭耶卜达尔或比沙尔等市一带，时常有船户或渔民从水底捞起了德国人的尸体。

这些包裹在军装里面已发胀的尸体，都是生前被人一刀戳死的或是一脚踢死的、脑袋被人用石头砸破或者从桥上被人一把推下来落在水里淹死的。

在这条河底的污泥里，埋葬着不少暗暗的、野蛮的、合法的复仇行为。

这是一种不为人知的英雄壮举，一种无声的抗击，一种远



比白天的战斗危险可怕、但却享受不到光荣的盛名。

但这种勇敢的行为却给市民们以鼓励，要知道，对入侵者的憎恶，能激起人们的信念和牺牲精神，总有那么几个不怕死的人，他们是随时可以为某种理想而牺牲生命的。

由于入侵者用一种极严酷的纪律控制着市区，所以，卢昂城里并没有出现一桩以上那些地区类似的壮举。

后来，市区人的胆子渐渐大了起来，本地的大商人又想开始做买卖了。那时，法国军队还踞守着塞纳河入海处的重要海港——哈佛港，本地的几个大商人在那儿是有大笔投资的，他们很想由陆路起，先到哈佛港以北的狄耶卜港，再坐船转赴哈佛港。

有的商人利用了自己熟识的德国军官的势力，居然弄到了一张由总司令部签发的出境证。

他们约了十个人在长途车行里定好了一辆由四匹马拉的驿车，并决定在某个星期二的清晨，天不亮就动身，以免招惹许多人前来看热闹。

几天以来，气温一直很低，地面都冻得很硬了。到了星期一下午三时左右，从北方吹来大片黑云，带来雪片儿漫天飞舞，一直下到深夜也没歇口气，整个城市都笼罩在白色的夜幕中。

恶劣的气候并没有影响人们前去经商赚钱的欲望，大约在清晨四点半的光景，他们都准时到诺曼底旅馆的天井里集合，那就是他们上车启程的地方。

由于起床太早的原因，他们一个个都还睡眼蒙眬，身子裹在衣服里冻得直发抖。由于黑暗的笼罩，他们彼此之间谁也看不清谁。

冬季厚厚的棉衣把他们的身子堆得很臃肿，简直就像是一群穿着长袍的肥胖神父。这时，有两个男人互相认出来了，客套地打着招呼，另一个男人也凑了过来，他们开始在雪地里聊天。

一个男人说：“我把我妻子带来了。”

另一个男人说：“我跟你一样。”

第三个男人说：“我也是如此。”

第一个男人又说：“这次出去后，我们不再回卢昂来了，假如普鲁士军队开进哈佛，那我们就去英国。”

另两个男人也说，他们都有相同的计划，这是由于他们品质相类的缘故。

不知什么原因，始终没有人出来套车。过了好一会儿，一间乌黑房子的门打开了，一个马夫提着一盏小风灯走了出来，又马上走进另一间屋子里。耳边立刻响起了马蹄踢地的声音，由于地面铺着稻草，所以声音不大。从房子的尽头传出来一个男子骂骂咧咧跟马说话的声音。紧接着一阵轻微的铜铃声丁当作响，那是告知有人在挪动马鞍子，这种轻微而模糊的铃声一会儿又变成清脆的、连续不断的铜铃颤动声，随着牲口的动作而变化，时而声息全无，时而突然又响起，同时发出一阵铁蹄扑着地面的沉闷声音。

“砰——”，门又突然关上了，此刻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那些冻僵了的绅士们早已不说话了，他们就像一尊尊雕像一动也不动地直立在那里。

无数的、绵延不断的雪片组成了一幅大帷幕从天而降，闪烁发光，使人无法辨清万物，因为天底下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薄冰。

整座卢昂城都笼罩在这无边的沉寂中，只听见大片的鹅毛雪花降下时那种模糊的、无以言状的窸窣之声，这种声响与其说是听到的倒不如说是感觉到的。因为那不过是一些轻飘飘的微屑掺混在一起，充满了空间，又遮盖了大地。

不知什么时候，那个马夫又带着风灯走了出来，手里紧紧地牵着一匹垂头丧气、不很情愿出来的可怜的马。他很利索地将马拉到车辕的旁边，套上缰绳，在马的前前后后打点了半



天，才把鞍套收拾妥当。当他正准备去拉第二匹马的时候，才注意到那几位毫不动弹仍站在雪地上的旅客。他们已经满身是雪，简直成了白人。于是对他们说道：“你们为什么不到车上去呆着，至少可以躲避风雪呀！”

多傻气！毫无疑问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层。马夫的提醒使他们如梦初醒，急忙奔向马车。那三个男子先把各人的太太安置在车厢的尽头，然后自己都跟着上去了；随后是一些遮头盖面、轮廓模糊的旅客也纷纷爬上了马车，坐在剩下的空位子上，彼此之间谁也不说一句话。

车厢里铺着稻草，各人的脚都藏在草里，这总比站在雪地上舒服，何况浑身也沾不着雪花，车厢也挡住了凛冽刺骨的寒风。坐在车厢尽头的那几位太太，随手都带着那种装好化学炭饼的铜质手炉，她们立刻点燃烤火，并低声地列举这种手炉的优点，互相重复地叙述那些她们早已知道的事情。

最后，驿车总算套好了。原本只套四匹马，由于风雪天，路不好走，又多套了两匹马。这时车外有人问到：“大家是不是都上车了？”车厢里有人回答：“都上车了。”于是，驿车启程了。

驿车艰难地走着，走得慢极了，车轮陷在积雪里，整个车厢都在晃动着、呻吟着，发出一阵阵沉闷的“咯吱咯吱”的叫声。那六匹马一步一滑，吃力地喘息着，全身冒着热气。车夫用力地甩着手中的那条长鞭，不停地发出“吧嗒吧嗒”的响声，一会儿卷起，一会儿伸长，像一条长而细的蛇四面八方地飞舞着，偶尔鞭着一匹马蹶起的圆圆的屁股上，马受到狠狠的一击，发出一声嘶叫，紧张地奔跑起来。

不知不觉间，天已渐渐亮起来。那曾经被一个纯粹卢昂土著的旅客比成棉花一样的雪片儿此刻已经不下了。

举目望去，天空是一层灰色密布的云，远方除了一行披着雪衣的大树，几间顶着雪盔的茅屋外，平原白茫茫一片，显得

十分耀眼。

这时，从云间渐渐透出一片模糊的光亮，车厢里的人借着黎明时的暗淡光线，彼此间好奇地打量着。在前几个小时的行程中，由于车厢内黑洞洞的，他们还来不及相互认识哩。

坐在车厢顶头最好的位子上的是鸟先生夫妇，此时他们正面对面地坐着打瞌睡。

他俩是大桥街一家葡萄酒行的老板和老板娘。鸟先生原给人当伙计，在老板买卖破产以后，他就买了老板的店自己当起了老板，并很快发达起来。

他的发财致富办法就是用很低的价格，把劣质葡萄酒批发给乡间的小贩。所以，在相识者和朋友当中，他的名声坏极了！他被人看作是一个狡猾透顶、花招最多的奸商，一个满肚子诡计、只认钱不认人的坏坯子，同时也是一个爱说爱笑、十分快乐的地道的诺曼底人。

他这种偷偷摸摸的坏名声不久便人人皆知了。以至于一天晚上，在州长客厅的晚会上，本地的名流、寓言和歌曲作家杜尔奈先生，见女宾客们都像要打瞌睡，便向她们提议玩鸟飞的游戏。

由于在法文里，“鸟飞”有“飞翔”和“偷窃”两个意思，所以“鸟飞”也可当作“鸟偷”；又由于杜尔奈先生一向以文笔辛辣而且细腻著称，他使用同音异义的字眼把“鸟”字做姓的人作为戏谑的对象，有人很快从杜尔奈先生的语气之间懂得他想说的原是“鸟偷”骗钱。这句话自此自动穿过州长的客厅传遍全城全省，使人们都咧着嘴巴整整笑了一个月之久。

鸟先生不仅身材矮小，而且腆着一个气球样的大肚子，双肩扛着一张像喝醉酒似的通红的脸，最有趣的是在两颊各长着一绺灰色的胡须。

此外，鸟先生的出名与他善恶作剧、爱开玩笑有关，包括善意的玩笑或恶毒的玩笑，他都无所谓。所以，人们只要一谈



到他，谁也不能不立即加这么一句话：“这个鸟，真是一个活宝，用钱也买不到的开心果。”

他的夫人长的与他相反，高大的个子，强壮的体魄，沉着，坚强，说起话来嗓门特别高，主意也来得特别快，把酒行管理得井井有条，指挥伙计们干活特别有权威，办起事来特别严肃认真。

好在鸟先生整日里欢天喜地、兴高采烈，才使酒行里显得有那么点儿生气。

坐在鸟先生夫妇旁边是道貌岸然的加雷一拉玛东先生，这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属于更高一个阶层。他以棉业起家，如今在棉织业里有很高的地位。他的家产是三个棉织厂，曾荣获过军团长四等荣誉勋章，现在是本州参议会议员。

在1852年至1870年的整个帝政时代，他一直是温和的反对派的首领。

他之所以要当这个反对派的首领，是为了索取更高的报酬。当政府需要他投票同意某项建议时，他可以跟对方讲价钱。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些议案往往是他曾经用彬彬有礼的武器攻击过的。

加雷一拉玛东太太与丈夫比起来，显得娇小玲珑，年轻漂亮，素来是卢昂驻军中出身名门的那些军官们的“安慰品”。此刻，她面对丈夫坐着，身体蜷缩在皮大衣里，睁着一双凄凉的眼睛望着车厢内的悲惨景象。

紧挨在她旁边坐的是贝尔·德·布雷维尔伯爵和夫人。他们出身于诺曼底最古老而又最高贵的一个氏族里。伯爵本人是个气派雍容的老绅士，他用尽心机在服装上修饰摆布，其目的是为了体现自己高贵的身份，以达到与国王亨利四世有天然的相似之处。

依据他家庭的一种无尚光荣的传说，亨利四世曾使布雷维尔家族中一个女子怀了身孕，这个女子的丈夫因此被封为伯

爵并荣任了省长。

布雷维尔伯爵也和加雷一拉玛东先生一样是州参议会议员，互为同僚，他代表本州的奥尔良派。他的太太是南特市一个小船长的女儿，他为什么跟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女人结婚，始终被人认为是一个秘密。

不过，伯爵夫人确实不简单，她气度不凡，雍容大方，待人接物比谁都强。

特别是社会上流传她曾被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普的某一个王子爱过，所有一切的贵族都会殷勤地招待她。到过她家做客的贵族都认为，她的客厅始终是本地一流的，并且保存着旧日的情调和礼节，而要到她家做客也是很难的。

布雷维尔家里的财产十分惊人，而且全是不动产，据说一年的纯收入可达到五十万法郎。

以上这六位旅客是社会上的上等人，他们有社会地位，每年有稳定的收入，生活安定，势力雄霸一方，有权有势，同时也信奉宗教和懂得教义。他们组成了车上基本队伍。

也许是凑巧，也许是出于偶然，车厢里的一边的长凳上坐的全是女客。

伯爵夫人的旁边还坐着两位善良的修女。她们正提着长长的念珠，口里喋喋不休地嘟哝着圣父经和圣母经。其中一个年纪较长的，长着满脸的麻子，就像用机枪对着脸近距离放过一梭子弹似的十分难看，那显然是患天花留下的后遗症。另一个年轻一点的身体比较瘦，一张好看的脸可惜带着病容，一个显出肺病症兆的胸腔正被一种使人甘心殉教、起凡入圣的贪婪的信心侵蚀着。

两位修女的对面，坐着一男一女，大家把视线都集中在他俩身上。

那个男的似乎很出名，大家都认识他，是被人称为“民主党”的高尼岱。不知什么原因，那些有身份的人都怕碰见他。



差不多二十多年来，他那一火红色的长胡子，在一切有民主风味的咖啡馆的啤酒杯里拂过来浸过去。他的父亲是做糖果生意的，留给他一份颇为丰厚的遗产，他却带着他的弟兄们和朋友们将家产吃了个精光，然后迫不及待地等候共和国的诞生，以便获得适当的地位，那是他为革命喝了那么多啤酒之后所换来的享受。

在九月四日这天，人民组织起来推翻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成立第三帝国。不知是谁搞了个恶作剧，让他自以为自己被任命为本省的省长，不过等他上任就职时，那些始终身居主人翁地位的机关公务员却拒绝承认他，骗得他只好退位。

由于他是个好好先生，平日里也与人无争，而且乐于助人，对此并不过多地计较，不久他又鼓起无比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本地区的军事防卫工作。他组织人在平原上挖了好些洞穴，把附近树林里的小树一齐砍倒，在所有的大路上布满了陷阱。他似乎很满意自己所做的一切，所以等敌人快要到来的时候，他很放心地回到了城里。他这次到哈佛去也是为了军事防务工作，他认为那个新地方也十分需要这些防御工事，他去那里更可为国效劳。

至于那位女的，是个妓女，因为年纪轻轻就因身体发胖而出了名，得了个与实际相符的诨名叫羊脂球。只见她矮矮的身材，浑身都是圆滚滚的，肥得简直要滴出油来；十个手指头也都是肉鼓鼓的，丰满得在每一节小骨和另一节接合的地方都箍出了一个圈，看上去如同一串短短儿的香肠似的；她的皮肤紧绷、光润圆滑，胸脯丰满，高高耸起；尽管如此，大家仍然对她馋涎三尺，趋之若鹜，因为她那种娇艳的气色实在叫人看了喜欢。

瞧，她的脸蛋儿活像一个大大的苹果，又如一朵盛开的芍药；在这张好看的脸上半部，长着一双会说话的黑眼睛，四周配上长而密的睫毛实在是迷人；在脸的下半部，长着一张窄

窄的小嘴，嘴唇柔软湿润，像颗熟透了的樱桃，谁都想亲她一口；两排纤细牙齿白得发出光亮。

当然，她还具备种种无法评价的东西。

羊脂球很快就被认出来了，少不了被大家评头论足。在那几位正经妇人之间便引起了一阵耳语，什么“卖淫妇”呀，“社会的羞耻”呀等等，尽管说话声音很低，还是被她听见了。这时，她抬起头来，环视了一下车厢内的每个人，眼神里含有挑战的意味，丝毫没有畏惧之意，于是，车厢内又恢复了先前的寂静，大家全都低下了头，只有鸟先生例外，用一种轻佻的神情窥视着她。

但是不久，那三位太太之间的议论又开始了，似乎有了这位妓女在场，她们突然间彼此成了知己似的朋友，觉得面对这个毫不羞耻地出卖肉体的女人，她们应该以有夫之妇的尊严身分结成一个团体，她们始终认为，法定爱情素来都高于所谓的自由爱情。

三位男绅士由于面对着高尼岱的原因，一种保守派的本能使他们彼此接近起来。很快，他们以一种瞧不起穷人的口气谈论着金钱和财产。布雷维尔伯爵大谈普鲁士军队给他带来的损失如何巨大，包括牲畜被掠和收获无望。接着，他又以一种家资万千的封建地主满不在乎的神情说，这种损失也不过使他不方便一年半载罢了。加雷一拉玛东先生说，他在棉织业上损失惨重，但由于他有过痛苦的经验，因此多了一个心眼，曾往英国汇了六十万法郎以备应急之用。至于那个鸟先生，安排就更妥当了，他早和法国的军需当局商量过了，将酒窖里剩下的普通葡萄酒一股脑儿卖给法国后勤部，这样就使得政府欠了他一笔非常惊人的巨款，他此次之行就是专程到哈佛去领款的。

他们边交谈边用颇有友情的眼光互相望着，虽然他们彼此社会地位不同，但是借着金钱这种神奇的魅力的牵引，使他们